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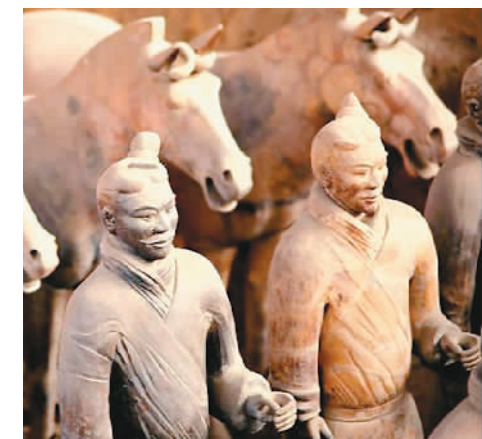
从兵马俑解读中国雕塑艺术

□ 钱晓鸣

自1979年以来，已有200多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观过中国西安秦始皇陵兵马俑。这些见多识广的各国政要都从兵马俑寻到了什么？2018年伊始，法国总统马克龙开启访华行程。马克龙总统夫妇也把他们对古老东方古国的目光首先投向了兵马俑。



陶跪射俑



秦始皇陵兵马俑

一个立体的王国维

□ 高素娜

近代学术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讲，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独上高楼·王国维诞辰140周年纪念展”近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独上高楼”便是取自王国维“三重境界说”之第一境界，不仅比喻后人望其项背的学问大成就，亦喻其孤傲的个性和特立独行的风格。

王国维，字静安，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大师。他早年追求新学，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攻词曲戏剧，后又治上古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敦煌学和边疆学等，在诸多学术领域均有开创性的贡献。终其短暂的一生，著作60余种，曾自编

泾上丹青，画家遇见宣纸

□ 陈思静



山乡牛市
白兰

在安徽泾县中国宣纸博物馆里，由中国美协、安徽省文联主办的“泾上丹青——全国中国画作品展览暨当代中国人名家精品展”正在举行。展览展出刘大为、吕章申、杨晓阳、徐里等为此次画展创作的36幅精品力作，展示了新时代名家书画创作的最新成果。这样的组合，无疑拉近了画家与宣纸生产者的距离。

宣纸是中国画千百年的承载物，也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当下随着展览空间的变化以及艺术语言和绘画形式的多样化，宣纸也面临新的挑战。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镛表示，宣纸的性能不宜画太大的作品，如果画面尺幅太大，工笔画显不出线条的精微，整体画面效果不耐看，写意画的水墨在宣纸上微微渗透的韵味也不容易体现出来。

显示崛起大国的力量

秦始皇陵兵马俑是1974年发现并上报中央，引起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视，李先念副总理批示，在国家文物局督导下，解开的千古奇观。当时发掘的1、2、3号坑，其中1号坑是步兵与战车马的混合，2号坑是步、骑、车兵的混合，其中战车就有89驾，陶马365件。总共有8000件兵马俑，每件比真人都略高。秦始皇陵兵马俑被誉为世界考古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976年5月，正在访华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来到兵马俑发掘现场参观，成为首位参观兵马俑的外国领导人。1985年李光耀再次访问兵马俑并题词：“这一伟大文物，寓意着伟大的未来”。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先后5次到访兵马俑并题词：“兵马俑是中国将会拥有光辉未来的证明”。2013年6月，第5次来到兵马俑的基辛格写道：中国的辉煌永远不会结束，兵马俑就是中国将会拥有光辉未来的证明。

如果说200年前拿破仑“沉睡的狮子”还只是预言，那么当今世界各国领导人看兵马俑，看到的是大国力量的生动场景。

浑厚协调 气象万千

中国现代雕塑的奠基人刘开渠说，雕刻品是时代的象征。秦始皇陵的几千件兵马俑群像，气势磅礴雄伟，雕像惟妙惟肖，再现历史，展示了秦始皇一统六国的强大，更是古代雕塑艺术史上的奇迹。

秦陵兵马俑是公元前2世纪标志性的东方雕塑。如果说伟大的雕塑可以标定一个时代，那么可以看到，与兵马俑同一时期的西方雕塑是古希腊《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那尊屹立在法国卢浮宫里伸展双臂飞翔的女神像。

对于中国优秀艺术传统，我们过去总是认为以线性和意象表现为主要特色，而中国古代的写实传统不是所长。兵马俑的发现，无疑是改变了这一认识。

兵马俑在雕塑艺术上的成就可以从整体和个体两方面来解读。

从整体上看，兵马俑是秦朝的军事阵容，其中最大的一号兵马俑坑，东西长达230米，南北宽62米，前面三排铠甲武士之后，是九个队列的武士或是武士与战车相间的军阵。整个军阵所构成的正面、侧面立面轮廓线，“就似后浪推前浪的曲线运动。由无数静止的人物组成动的曲线，构成静中有变的立面图”。正如李白诗中所描绘的气概：“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正如雕塑家傅天仇所言，作为大型雕塑群像，其构图不同于常见的雕塑群……兵马俑同观者的关系与中国古代建筑同观者的关系相似，欣赏者须穿堂入

室，置身其间，成为俑群中的一员，像涉足外国教堂建筑中，仰视高出形成深邃的天穹，为高大神秘的气氛所笼罩；像步入宏伟的北京故宫，不能不感到建筑的纵深与体积的强大压力。秦俑群和中国古建筑群布局有异曲同工之妙。当你置身兵马俑之间，就始终被人略高的俑群所包围，你在雕塑的千军万马中周旋，你的视点在塑像中游动。这种特殊布局，如交响乐般浑厚协调，气象万千。

从单个兵马俑而言，每一个都结构准确，比例和谐，显示了“作者不仅正确掌握了人体各部比例的造型规律，而且达到了‘气韵生动’的艺术境界”。这类大型群体雕塑很容易千人一面，但兵马俑却是在相对整齐的军容之外，塑造了富有鲜明个性的面目，每个俑的长相、发式、衣饰都极具特色。据研究，这显然是依照秦兵写生的。对冠帻、铠甲等的细致刻画，使人对于不同兵种、职司和级别一目了然。兵马俑甚至对中国人面部的造型规律也作了揭示，如可以归纳为国、田、由、甲申、目、日等不同的脸型。这种用汉字来造型的方法一直在中国民间沿用。

其中，马俑完全按照两码的标准来塑造，清一色的是6齿青壮年马。从每一个官兵到每一匹战马，都做到了整体的和谐和个性动作的协调，无论站姿，还是跪姿，都栩栩如生。美学家王朝闻、邓福星主编的《中国美术史》称：“马俑的表现手法，大刀阔斧，严谨中不失潇洒，求实中又给予夸张，可谓大家手笔。”

古代工艺光辉灿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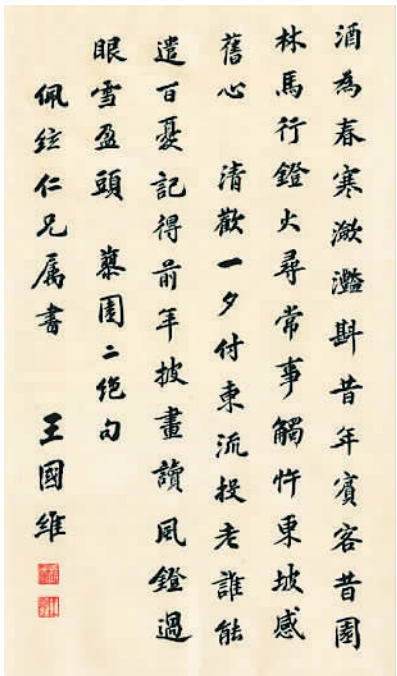
兵马俑作为陶塑，需要从湿泥变成干泥，再从干泥烧成，经过两次收缩。如果按照18%的收缩率来计算，1.76—1.96米高的兵马俑，烧制前需高达2.2米左右。这种复杂的工艺，我们的先民已熟练掌握。

研究者认为，秦始皇陵兵马俑使用了模具和手塑相结合分段制作的办法。以最富个性的头像为例，首先设计出几十种不同类型的头像制成模具，再逐一手塑成富有个性化的头型，装上预制的五官和头发、帽子。这种塑、模兼用的方式非常独特。

王朝闻、邓福星主编的《中国美术史》揭示了兵马俑的加工程序：自下而上，先以含沙的粗泥塑造脚和腿，等水分稍稍蒸发，泥质硬结，再在其上用泥条盘筑法塑造中空的躯干，头部、手、臂，都是分别塑造然后安装上去，是为粗胎。然后用细泥敷于粗胎上进行精细塑作，并以刻画、模贴等手段，处理五官、须发、衣褶、铠甲鳞片等细节，待干，入窑焙烧之后，表面施一遍有胶性的白粉，在粉底上进行彩绘而成。

兵马俑是中国古代写实雕塑的高峰，也开启了中国独特的骏马雕塑传统的先河。马匹，是世界各国古代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穆公时代就有了《相马经》，还出现了孙伯乐、九方皋这样的相马名家。有专家认为，兵马俑出土的陶马就是相传已久的汗血马。

（作者为中国雕塑学会理事、副秘书长）



王国维书赠朱自清诗轴

◎艺术走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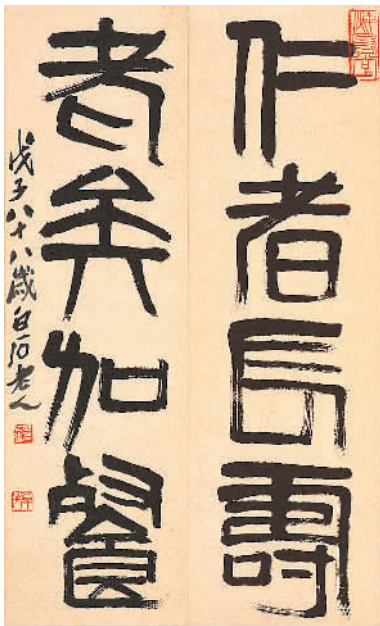
众人皆知齐白石绘画一绝，对其书法知之甚少。其实，白石老人在晚年对自己一生的艺术成就，有过“诗第一，印第二，字第三，画第四”的评价。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行的“我生无田食破砚——齐白石笔下的书法意蕴之二”专题展，将国内六家重要齐白石收藏机构的60余件（套）精品汇聚一堂，追溯齐白石书法演变脉络，是观众了解、欣赏白石老人书法艺术的一次绝佳机会。

穿行展厅，不仅可以感悟白石老人的艺术精神，还能寻得一些颇为有趣的书写内容。

“凡我门客，喜寻师母请安问好者，请莫再来。”写下这幅门条的，是73岁的齐白石。彼时，白石老人对络绎不绝上门求字索画者开诚布公：但凡想通过走师母路线、获得买字画时更优折扣的，今后就不要再来了。

白石老人笔下风趣

□ 赖 睿



篆书四言联 齐白石

又一幅门条书：“绝止减画价，绝止吃饭馆，绝止照相。”后面加一句小字：“吾年八十矣，尺纸六圆，每圆加二角。”这是白石老人警示那些买画议价，请自己吃饭、请自己照相来混画的人。因当时照相还算稀罕事，老人最初比较感兴趣，时间长了也就明白，不少人请他照相、吃饭不过是想低价或免费拿画，特立此门条。

“去年将毕，失去五尺纸虾草一幅。得者我已明白了。”这幅门条说，顺手牵走那件“五尺纸虾草”作品的来客，我已经知道你名字了，话外音是让对方赶紧把欠下的银子送来。

当然还有那张大名鼎鼎的：“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不明就里的人会以白石老人掉进钱眼里了。或许，从《白石老人自述》里的一番话可以有所释然：“我不希望发什么财，得到一点润笔的钱，就拿回家去，奉养老亲，抚育妻子。只图糊住了一家老小的嘴，于愿已足。”从小家境贫困的齐白石，成名后依然简朴，在财物方面确实看管要严实处。

“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白石老人并非所有财都好。这则启事专门贴于前来索画的日寇和汉奸看的。内容讲：如果要买画，找经纪人来就好，不必亲自驾到，从来都说官不入民家，若来了，恕不接见。时为1940年。到1943年，他干脆贴出了“停止卖画”的告白。

字里行间，都是白石老人的风趣耿直、率性坦然。他的喜怒哀乐形于色、形于笔，是一个活脱脱的性情中人。

当然，这些“段子”只是齐白石书法作品中的点缀。想要了解白石老人书法风格的整体面貌，不妨亲自到展览现场看一看。

纪念五位美术家

□ 杨 萍

2017年，是美术家潘天寿诞辰120周年，李桦、李可染、叶浅予诞辰110周年，张仃诞辰100周年。为了缅怀五位先生为开拓和建设新中国美术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学习和弘扬他们在艺术生涯中所表现出的坚定信念、求真精神和崇高品德，1月15日，由中国文联、中国美协主办的“纪念潘天寿、李桦、李可染、叶浅予、张仃百年诞辰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潘天寿、李桦、李可染、叶浅予、张仃五位先生是现当代中国美术事业的领路人和建设者，他们是卓越的艺术大师，也是杰出的美术教育家。他们的人生经历和艺术活动与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休戚相关，他们的教育思想和学术观点对美术教学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建立有重大意义，他们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创造了时代的高峰、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正如李桦在1983年《祝贺李桦教授从事美术教育五十年活动》答谢词中讲到，“一个人生下来，便应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社会的事业，像一条滚滚不断的长江大河，由一代一代的人们传着生命的接力棒传下去，这样才能使人类的理想及其文化永远发展向前。”大家认为，今天回顾五位先生的人生经历和创造业绩，继承他们的艺术思想与精神财富，延续中华文化与艺术的文脉，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启示当下，激励后人从他们坚定的追求和信念中汲取力量，从他们的深厚道德修养、自觉追求德艺双馨的行为中汲取力量，从他们不畏艰难、筚路蓝缕的开创精神中汲取力量。